

書叢學友友友

傳自的兵大

謝冰瑩作



良友文學叢書

趙家璧編輯

版初本海上月七年六三九一

版初本林桂月九年三四九一

備本盤并

三十三幣國價定冊每

No. 424-1015

目次

第一章 幼年時代

祖母告訴我的故事.....	三
我的家庭.....	九
黃金的兒童時代.....	一五
採茶女.....	二一
紡紗的姑娘.....	二五
痛苦的第一聲.....	二八

第二章 小學時代

我幼時的學校生活……

三七

近視眼先生……

三九

未成功的自殺……

四八

小學時代的生活……

五四

第一次鬧風潮……

五六

開始與小說發生關係……

六三

在樓上示威……

六七

第三章 中學時代

中學時代的生活……

八一

第四章 從軍時代

外鹽校長……………	八二
「刹那的印象」……………	九〇
同性愛的糾紛……………	九四
情書貼在佈告處……………	〇七
作文打零分……………	二二
初戀……………	一七
當兵去……………	二七
鄉飽姥追火車……………	三三
被開除了……………	四一
入伍……………	五〇

「打破戀愛夢」……………一六一

幾個不守紀律的男女兵……………一六六

血的五月……………一七二

出發……………一七五

「從軍日記」……………一八一

三個老囚犯……………一八五

夜間行軍……………一九六

解散的前夜……………二〇五

第五章 家庭監獄

歸來……………二一一

被母親關起來了……………二一六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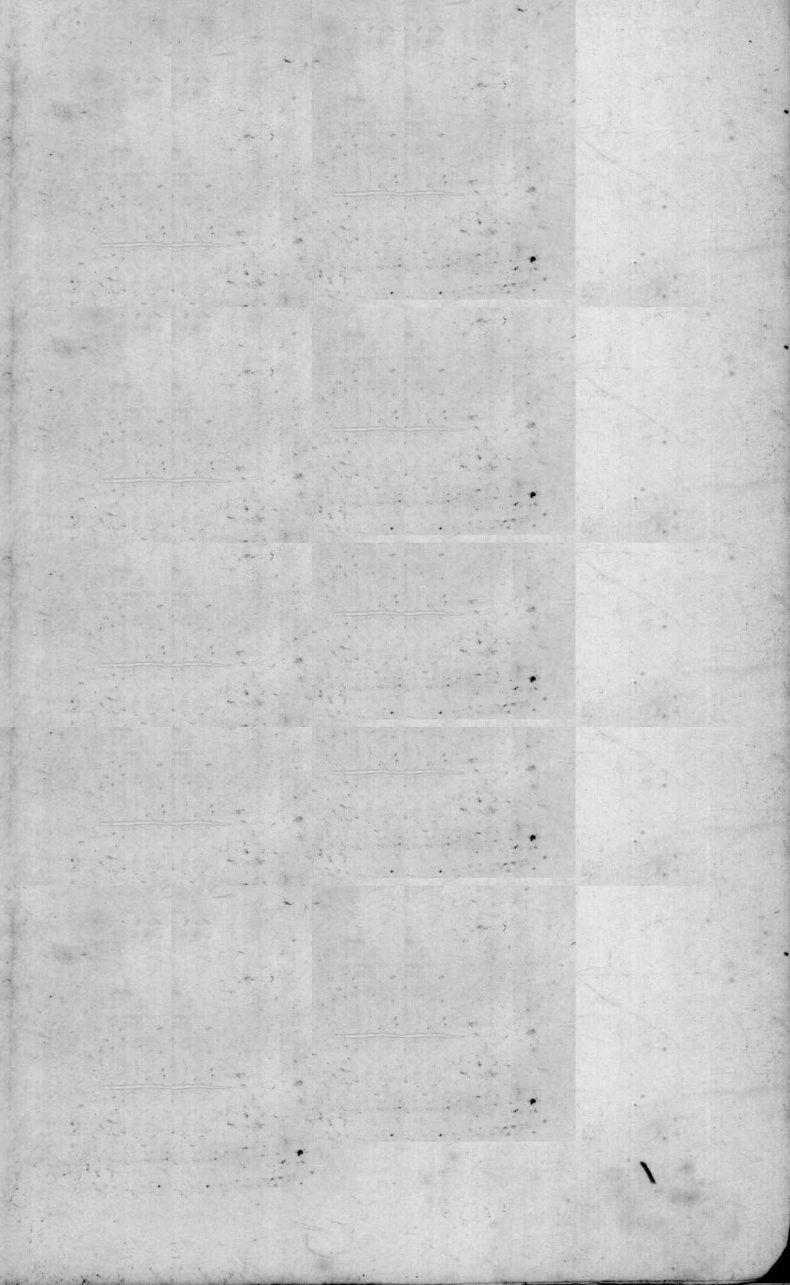
沒收信件·····	四六
朝南嶽·····	五〇
慘痛的惡耗·····	五三
祕密會議·····	七〇
第一次逃奔·····	七六
第二次逃奔·····	二九〇
第三次逃奔·····	二九九

第

章

新

時代



祖母告訴我的故事

新秋的氣候，似乎比夏天還炎熱，晚間雖有微微的從窗紙

抱在祖母懷中的鳳寶寶（我的乳名）滿身都是汗，白天被母
上，現着二條條的血痕，在銀白色的月光底下照出她的臉是慘白的，憂鬱的。
忽然間，她由抽噎而放聲大哭了。

『小乖，我的寶貝，你再不要哭了，哭醒了母親，她又會來打你的。』
人面祖母說着感嘆的話，輕輕地拍着寶寶入睡。

『我……我不怕打，她為什麼不打死我呢？』

我的話說得很大，好像故意要使母親知道似的；然而睡在隔壁的母親，終於忍着氣沒有做聲。

「寶寶，你以後不要淘氣了，你娘爲你不知受過多少苦。記一記吧，你把銅錢吞在喉管，不能吐出，又不能嚥下，整整的一天，你像斷了氣的孩子眼睛翻白，口沫滾流，你母親急得爬過了二十里的高山去請水師（醫生），她在別人面前像瘋了似的磕着頭說：「只要有人救出我的孩子，他要我的命，都可犧牲。」後來銅錢吞下肚裏了，她又怕銅吸出了血，於你的生命有妨礙，又特地着人到寶慶去買了幾十斤茨菇來給你吃，而且每次檢查你的大便，看銅錢有否出來。又有一次你爲了去弄屋樑上的燕子窩，從樓上掉下來，臉摔破了，氣也斷了，全身冰冷，完全失掉了知覺，你母親急得眼淚雙流，趕快一面請水師，一面跪在菩薩面前求靈水：「神啊，我的鳳寶寶如果有災難，就降給我吧，一切我來替代她，祇要保佑她康健，活潑，以我的生命去換取她一切的災難吧！」這幾件事，你總還記得吧？」

我停止了哭，靜靜地聽着祖母說着關於我的故事。

「唉！我的心肝！」她長嘆了一聲，又繼續着說：「你的確太淘氣了，不知是什麼變的。你娘自從懷了你的第一個月起，無論吃了什麼東西，都要嘔吐，即使喝一口水，吃一顆豆子也要吐出來。每天頭昏腹痛，到了最後的兩三個月，她幾乎苦痛得要自殺，但一想到還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要她撫養時，又祇得轉了生的念頭。」

「這是她的生死關頭，你要出世了！她就叫着肚子痛，不能起床，不要說吃飯，就連水也不能進口，在床上痛得打了兩天滾，你的頭忽然從裏面出現了，我以爲孩子立刻就會下來，懷着滿腔的希望，眼睜睜地等着接生，誰知候了一天一夜，長滿了黑髮的頭還在原地方。你娘的精神，早已不能支持了，你父親又不在家，我一個人守着她，一步也不敢離開，更沒有什麼辦法可想，後來好容易託六祖母請了接生婆來。唉！提起接生婆真氣死人，以前你娘生了四個孩子，都沒有請過接生婆，而且每次至多不過半個時辰（一小時）就下來了，

誰知道這次你經過一天一晚還是生不下，接生婆來看了只是搖頭：「沒有希望了，你們還是早點預備後事吧。」這樣的話，她居然也說出來了，六祖母堅決要接生婆將孩子弄出來，她說：「無論如何要救出大人，犧牲小孩，是毫無關係的。」我那時急得全無主張了，倒是你母親還清醒，她淒咽地對我說：「媽，你趕快替我在南嶽聖帝面前許炬香吧！如果生的是個男孩，他滿了十六歲就去還香；要是個女孩，她二十歲時，我親自帶她去還。」於是我聽了她的話，就跪在南嶽聖帝面前許了「血盆香」，（註：我鄉的迷信，凡是孩子難產的，要在衡山的南嶽聖帝面前許「血盆香」，還香時帶着紅衣紅褲，頭上纏紅巾。）果然決到天亮的時候，哇的一聲，你就落地了。你的聲音特別洪大，滿院子的人幾乎都給你驚醒了！你的眼睛像兩盞燈，一樣亮晶晶。眼珠轉動得特別快，一雙小拳頭和兩條腿動個不停；六祖母嘆息着說：「可惜是個千金，要是個男孩，一定會做大官的，你看這一對活溜溜的眼睛。」你母親很不高興地回

答她：「兒子和女兒，都是一樣的。」由此，你可知道你的母親，雖爲你吃了不少苦，可是仍然痛愛你的，寶寶，以後再不要使她難過了，你要體貼你娘的辛苦和慈愛呀！」

六歲的我，靜靜地聽着，祖母生怕我睡着了，其實我很清楚，腦筋裏一面演映着母親難產時的慘狀，一面深深地刻着白天母親第一次拚命鞭打我的情形。更有趣的，我懷疑才祖母敘述六祖母的話，也許就是她自己說的，不過爲了祖母太愛我，也就不和她算賬了。

——哼！母親既是愛我的，爲什麼要重重地打我呢？孩子不是人嗎？她沒有自己的主意嗎？大人的每一句話，她都要服從的嗎？

這幾句話老是在我的腦海中縈繞着。是的，我是個淘氣的孩子，我使母親常常生氣，母親可以支配很多人，甚至可以支配整個謝鐸山（我的故鄉）底男男女女，老老幼幼，但是駕馭不了我——淘氣的小怪物。這是母親最高興的

一件事。有時她氣憤到了極點，就恨恨地對父親說：「你帶她永遠離開我吧。這孩子不像我生的。」或者說：「早點嫁了她吧，免得麻煩。」

可憐的鳳寶在三歲的那年，就許配給一位父親的朋友家兒子去了，躺在慈母懷裏的小生命，誰會料到她一生的命運，已經安排好了呢？

我的家庭

父親是祖母的獨生子，他生長在一個極窮困的雇農家庭中，祖母常常告訴我們關於她嫁給祖父的故事。

「我的娘家雖然很窮，可是來到你家就更現得窮了，不但沒有飯吃，簡直連碗都找不出兩個來。」

「這話怎麼講呢？」

當我最初聽到時，總是這樣問她。

「待我慢慢地告訴你吧，你會祖父共有六個兒子，你祖父行二，當他臨死時，每個兒子分一升米，一條凳，一隻碗，這就是他的遺產。你祖父不是也只能分到一只碗嗎？那麼我來了怎麼辦呢？」